

谷 怀 著

来到了南瓜地，只见长着蒲扇般叶子的藤顺着同一个方向爬满了一地，一条条藤蔓的顶梢像蛇头一样向上抬着，并伸出几根长长的须子，大象鼻子似的像要去卷什么东西。许多花，鲜黄鲜黄的，像正在吹着的喇叭，有的大大咧咧地朝着天吹，有的羞羞答答地躲在叶子下面吹，一派喜庆的样子。

谨以此作及一颗感恩的心献给我的故乡——一个地处里下河名叫北蒋的村庄。

南瓜花

长篇小说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南瓜花

谷怀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瓜花 / 谷怀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06-9684-1

I. ①南… II. ①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9254 号

作 者: 谷 怀

责任编辑: 王飞宁

封面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7350501

门市部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0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数: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前言

读谷怀的《南瓜花》

沙黑

一口气拜读了兴化作家谷怀先生的新著长篇小说《南瓜花》书稿,觉得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就像南瓜花一样清新、美丽、质朴而可靠。小说以初中学生赵永锁在“1967-1968”那个年代的个人经历为线索,客观生动描写了蒋庄与安泰镇两处地方当时的社会生活,视野是独特的,为我们提供了一片新颖的文学审美天地。

在赵永锁的身边,还有跟他差不多年龄的几个年轻姑娘,其中有他的同学吕爱武、杨春梅,有在农村的青梅竹马的姑娘小兰,这些性格迥异的年轻女孩,向我们展示着水乡女子的清纯,读后令人难忘。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也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的某些社会斗争的侧面,折射着时代风云,但这部分内容被处理得恰到好处,如云影飘过,只是作为这些青年男女的故事的大背景起着作用。然而,虽如云影飘过,淡淡寥寥,却也有史笔般的深刻到位。

《南瓜花》虽然以赵永锁与小兰、吕爱武、杨春梅三个女性之间朦胧爱意、情感纠葛作为情节的主线,使得整部作品获得了一个戏剧性的支撑,但作品的笔触却又并不注目于此,而是在这缓慢的吟咏中展现着里下河水乡的旖旎风光、风土人情,作品从头至尾形成一个圆,完美表现着苏中平原一年四季在水乡农村的迷人演绎,其描写之详尽,其赞美与深爱至痛之情,在同类作品中是少见的,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作者的笔每当运行至此就特别流畅优美起来,并且对语言的驾驭运用也出神入化、优美而达于自然,这是作者多年来的积累的一次集中性综合性的展示与提升,而又成功地运用于小说叙事之中,融为一体,成为小说的生动的本身,为我们提供了里下河

水乡文学的难得的或不可多得的重要范本。此是这部作品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应当载入史册。

这部作品的另一重要成就,是人物语言上的创造,令我们见到了多年来难得见到的、从前一度相当提倡的“群众口头的活的语言”。出于农村人物之口的语言之丰富生动,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值得作为某种语言的成果和研究对象。这也是作者多年来坚信这种文学追求的价值而坚持努力的结果。

作者给这部长篇命名《南瓜花》,以初夏盛开的南瓜花做了那些纯真农村青年的一个总体的美好而生动令人难忘的象征。青年就是青年,青春就是青春,不管处于多么风云变幻的复杂年代,也不管青年与青春经历着怎样的痛苦与磨难,他们总是给我们以希望,而不给我们以沉沦。小兰在悲剧命运的面前,选择了毁灭自己,她抱着牺牲自我、为别人开辟美好未来的崇高目的,使这部以表现风土人情为特色的长篇小说,也达到了悲剧的高度。于是我们最终理解了作者为什么这样营造这部作品的艺术匠心,在风土人情与情节纠葛之间,他选择了他的独特艺术立场与处理方法,从而成就了他的作品的个人风格,而这个风格也是长期以来他在也许尚无多大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所追求和形成的,因此我们已经可以说,《南瓜花》是作家谷怀的小说艺术集大成,成了他的代表作。

第一章



公元1967年6月5日,这一天对于赵永锁一生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凌晨,他做了一个从未做过的梦,醒来后,他感到大腿根处有点异样,用手一摸,湿湿的,黏糊糊的,还有点温温的。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点不知所措,像一个失去方向的小孩走进了一片荒芜的地带,心里茫然,又有点慌慌的,一时没了主意。

太阳晒到屁股了,赵永锁还睡在床上。这不是因为疲倦赖床,也不是随着性子睡过了头,而是从那个梦醒来以后,他就一直没有睡着。他的睡意被心中一浪高过一浪的惶惑不安冲消得一干二净。很长时间里,他在为如何处理大腿根处开始变凉了的液体而犯难。他只穿着一件平裆短裤,上面早已湿湿的了,感觉很不舒服。他想脱也脱不了,因为父亲就睡在他的身边。想到父亲,他就有点怨,以往父亲是从来不跟他一道睡的,今夜竟爬上了他的铺,大概是为了看护他。昨天,爷爷把他骗回家,他心里不平静了好一阵子,想过抵抗,也想过逃跑,一头小蛮牛被套上了笼头,总是不那么驯服的。唉,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又转念去想处理眼下的事来。他想去换一下短裤,可是不行,穷木匠没有第二把锉子,他就只有两条换身的短裤,昨晚换下的那条被母亲泡在桶里,要搁到早上才洗。一时无计可施,他只好忍耐着,等着慢慢地晒干。他摸着短裤上开始干了的地方,硬硬的一块,像贴大字报不小心把糨糊粘在了衣服上似的,用手指搓了搓,毛糙糙的,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他想,明天换下来的裤头就自己洗吧。

睡不着,就想梦中的事。梦好像很零碎,有许多残片,飘飘忽忽,闪闪烁烁,没边没际的,逮也逮不住。他定了神去想,依稀记起一个情景。在一片长满青草的荒滩上,他和小兰在放牛。他俩坐在牛背上,悠然自得,说着、笑着、唱着……他们去草地深处拾了许多鸟蛋,回来时,发现两头牛叠在了一起,

他看的那头公牛抬起两条前腿，正扒在小兰看的母牛后面，屁股一颠一颠地用着劲儿，身下有根红肉现现的东西像木匠的钻头在不停地往母牛身上钻。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转身去望小兰，站在一旁的却是吕爱武，还有杨春梅……后来不知怎的，他和吕爱武竟然学起牛的样子，做起那件事来。回想梦境，他一时心猿意马，情难自己，身下那物又不由自主地生生地竖挺了起来。他撅了撅，却挺得更高了，把短裤顶出了一个山峰，脸就不禁臊热起来，好像自己做了一件肮脏的事，先是一种自责感爬上心头，继而一种羞愧感如乌云般从心底漫散开来，连忙侧过身去，背对着父亲躺着。其实，此时的父亲在匀匀地打着呼噜，样子睡得很踏实，了无牵挂，哪还在意到儿子风起云涌的心思哩。

这个梦，对永锁来说，做得有点奇怪。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永锁回来后压根儿就没有见到过小兰，也没想到过小兰呀，至于放牛那是很早很早的事了。令他更为不解的是，明明是与小兰一起放牛的，怎又来了吕爱武、杨春梅了呢？还有与吕爱武……真是驴头不对马嘴呀。永锁是很少做梦的，夜里做了这个奇异的梦，真是奇怪极了。昨天，他回到家，当知道爷爷骗了他时，他是多么的愤慨呀！他气得晚饭也没有吃就上了铺，他觉得这个家成了一个牢笼，爷爷是一个牢头，而父亲便是一个帮凶。要不是奶奶、妈妈三番五次地拿好话来劝，他真想来个绝食斗争，以争取革命的自由。

这段时间，永锁一直在学校里忙着造反闹革命，不是跟在一批人后面举拳头喊口号，就是跟几个战友一道拎着糍糊贴大字报、贴标语，在红色的海洋中，革命激情在燃烧，整天沉浸在一种亢奋之中，像一张涨满风的帆，劲头儿正足。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学校里已经熊熊燃烧了一年了，方兴未艾。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观点发生了分歧，阵营分成了两派。一派说夺权就是好，另一派则说好个屁，于是就产生了“好派”“屁派”。两派相争，开始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实行文攻；后来是“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就发生了武斗。前两天，“好派”“屁派”发生了武力冲突，出现了流血事件，当场吓死了一位老教师。学校武斗的消息传到蒋庄，事态已经严重几倍了。永锁家里人一下子慌了神，六十多岁的爷爷一夜未睡，起了个大早，撑了一条小船，火急急地向安泰镇赶去。八点多钟，太阳刚露脸，撑了三十多里路、一头汗水的爷爷赶到了学校。爷爷先奔宿舍，再奔教室，不见永锁的人影，正着急时，遇到了一个女学生，一看是认识的，叫杨春梅，是本公社的，与永锁同一个班，曾上他家玩

过。爷爷忙问：“我家永锁呢？”

杨春梅一笑，算是打了招呼，接着用手一指说：“他在那里开会哩。”

“那你为什么不去开会呀？”爷爷有些不解。

“我呀，没资格参加，也不想参加。我是逍遥派。”杨春梅语调有点不平稳。

爷爷不懂什么逍遥派，忙问：“他们开的是什么会呀？”

“谁知道呀，反正是造反的事呗。”杨春梅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口问道：“爷爷有船吗？我要回家，有东西不好拿，想搭下船。”

“行呀，你收拾好东西，等会儿我叫了永锁一起走。”

“你得跟永锁好好地说呀。”杨春梅冲爷爷笑了笑，转身去宿舍收拾了。

按杨春梅所指，爷爷向那个小会议室走去，走不多远就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好像是在作什么动员报告，言辞慷慨激昂得很。爷爷透过窗户看了好半天，才看见了他的孙儿永锁，不敢贸然进去喊，就守在门口等。等到会议结束，见永锁从门里走出来，爷爷才喊住了他。爷爷的出现，永锁深感突然，五官端正的脸上一下涨满了阴云，一对双箍眼也变得不那么圆润、温和了，眼神也不再那么明澈，有点混含不清了，眼神中除了猜测和质疑，还有几许不满。爷爷知道孙儿的脾气，如果直截了当地要他回家，那肯定是要唱顶腔的，于是，他编了一个谎说：“永锁，奶奶生病了，想你回家，我特地撑船来带你的。”

永锁一听忙问：“是真的吗？上次我回去不是好好的吗？”

爷爷圆谎说：“可不是。前几天，她在垛子上弄瓜遭雨着了凉，一下就病倒了。”

爷爷这么一说，永锁还能说什么，便说：“好吧，我回去看一下。我去请个假。”说着，快步赶上前，喊住了一位头戴军帽、身穿一套已经褪了色军装的女同学：“吕爱红……”女同学停下脚步，眼一横道：“叫我什么？”永锁知道喊错了，忙改了口：“吕爱武，我请个假。”女同学圆圆的脸，皮肤细腻而白皙，粉嫩嫩的，像月季花瓣，倒是那双杏仁眼配了一道微微上挑的细眉，于秀丽之中透出一股男孩子的英气，加上说话总习惯打颇有力度的手势，给人的印象是热情、大方、豪爽和能干。她原叫吕爱红的，造反以后，像许多人一样改了名，叫吕爱武，取意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诗句“不爱红装爱武装”。吕爱武是永锁同班同学，也是他所在战斗队的头头。造反以来，吕爱武风风火火，敢

说敢干敢闯，革命意志十分坚定，在永锁的心目中，是一个值得仰慕的革命派；所以，永锁一直尾随着她，有点唯她马首是瞻的意味。

“为什么请假？”吕爱武睁大着杏仁眼问。

“我爷爷来了，说我奶奶有病，叫我回去看一下。”永锁指着站在那一边的爷爷说。

吕爱武用不同于平常的目光扫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站在远处的爷爷，点了点头说：“快去快回！革命刚刚开始，有许多事情要我们去做，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都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

永锁“噢”了一声，报以友善的一笑，转身向爷爷跑去。

爷孙俩一前一后，踏着宽阔的砖头路慢慢向校外走去。路两侧是几排教室，教室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各式标语，有新有旧，有的地方贴了好几层，像妇女糊成的做鞋底的骨子。几处斑斑驳驳，有被撕破痕迹的纸，丝丝拉拉地挂在墙上，在风中摇着晃着，像清明时人家上坟用的幡。爷爷识不了几个字，不懂墙上写了些什么，但从这些迹象上可以看出，这儿已经乱得很了。看来，乡下听到的有关传闻，倒不是无影儿造西厢。爷爷心里是沉的，一言不发，只顾向前走。永锁也是沉默不语，他并不是肚子里没有话，只是和爷爷没有讲话的兴趣。爷爷嘛，一个只知道种田打粮吃饭睡觉的乡下老头，对他讲革命造反的国家大事，无异于对牛弹琴。

爷孙俩上了船不久，杨春梅就提着行李气喘吁吁地赶来了。她跨上船，笑着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想回家，就碰上了爷爷的船。”

“春梅，你是不应该当逍遥派的。”杨春梅搁下行李，在船梁上坐稳后，永锁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上初中以来，他们放假回家总是同来同往，两人之间熟不拘礼，尤其是永锁，说话没什么顾虑，总是巷子里扛木头直来直去。

春梅是个性格温和的姑娘，一向文文静静，说话慢言慢语，做事逸逸当当，在世俗人眼中是一个淑女。她对永锁笑了笑说：“我革命觉悟不高，行了吧！”

爷爷想起了一个人，忙问道：“王大牛呢？”王大牛是蒋庄王麻子的儿子，与永锁一年考上初中的。王大牛属牛，比永锁大两岁，生得身高个大，胆量也大，就是脑子不太灵，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倒数。那年他能够考上初中，据说是做了手脚的。王大牛倒是个讲义气的人，只要你对他好，他可以为你两肋

插刀。只是有一点,你必须识他的脾性,顺着他的毛抹,他就服帖,千万不能惹恼了他。

永锁与王大牛相处得还算好,在外面,一个庄上的人总会抱成团儿相互护着点儿,免得遭他人欺侮。造反以后,王大牛像一条蛮牛儿似的,横冲直撞了一段时日,不少被斗的人吃过他的拳头,有人支持他,也有人反对他。上次武斗,他打了“屁派”的一个头儿,“屁派”的人扬言找他报复。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躲到乡下一个亲戚家去避风了。永锁回答爷爷时,没有实话实说,只是避重就轻地说:“大牛不在学校,到他姑妈家去玩了。”这样回答时,他朝杨春梅递了一个眼神,那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杨春梅嫣然一笑,没有说什么,对学校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她一点兴趣都没有。很明显,在最近一段日子里,永锁与春梅常常说不到一块儿,而且还会发生一些口角,惹得各自心烦。一路上,永锁坐在船上,除了爷爷问话,他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岸上向后隐去的树木和天上悠闲飘浮的白云,听着微浪亲近小船发出的窃窃私语,以及远处抽水机传来的隆隆声响,有种别样的感受不时从心里泛上来。永锁问自己,是不是与杨春梅生分了呢,一时也说不清楚。

由于要送杨春梅回家,稍微弯了点路。船到蒋庄的时候,太阳只有一篙子高了。上了岸,永锁径直去了奶奶家。跨进院子大门,见奶奶正在忙碌着,永锁一下子愣了。当明白了什么后,他一声招呼也没有打,就气咻咻地奔回自己的家中。

永锁感到十二分的委屈,又显得无奈和无助。他一头扑倒在床上,真想痛哭一场。

2

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永锁起了床。县里的广播结束,总是放这首歌,广播开始是放《东方红》,这是惯例。当时,农村钟表很少,除了靠太阳、靠公鸡啼叫掌握时间外,就是靠广播了。夏日时长,早上五点半钟广播响,到七点半结束。大忙时,四点多钟天刚麻麻亮,社员就被队长催促着下田了。眼下,“四夏”已经到了收尾阶段,田里活儿松动了些,但生产队里有干不

完的活儿，社员们经不住队长的催促，《东方红》一响，便走出家门下田去。

永锁洗漱的当儿，奶奶来了。奶奶送来了油脂饼，多远就闻到了一股香味。这是奶奶特意为永锁做的，黄黄的，上面布满了芝麻。奶奶一脸的笑，看着孙子说：“趁热吃吧，刚做的。”

永锁心里虽还负气，但对慈祥的奶奶冷不下脸来，便说：“搁那儿，我洗好了脸就吃。”

“你爷爷今儿特意起早去打了一斤肉，刚才送来了，你知道吗？”奶奶这样说，无非是让永锁感受爷爷对他的好，以消除心中的怨气。

永锁没有应声。一大早，爷爷来过，而且进了房间来看他，他假装睡着，没有理睬。他心里记恨着爷爷，觉得爷爷太可恶，太讨厌了。其实，他也清楚，家里是不轻易打肉吃的，除了来了亲戚，或者有了特别的事，才会到肉案上割点肉。肉的销量有限，总是几个村子合杀一头猪，想买肉的话，得跑到一里开外的肉案上去预订，所以，打一斤肉得来回跑四趟，可见爷爷这次厚待孙子也是不容易的。也许爷爷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一种补偿吧。

奶奶并不计较永锁的不理不睬，和以往一样，问东问西地问了几句，临走时嘱咐道：“吃了早饭，到自留地上割些韭菜回来。你妈叫你歇两天，帮家里烧烧饭。”

永锁“噢”了一声，便抓起饼咬了起来。吃了早饭，永锁拿了一把镰刀准备去割韭菜。临出家门时，他蓦然想起了夜里的事，忙低头看裤头处，有点淡淡的痕迹，幸好裤头是蓝色的，乍看不显眼，便放下心来。

永锁家的自留地在庄东的垛子上。蒋庄地处水荡，具有典型的水乡地貌。村庄四边环水，方圆几十里，河流纵横交错，小荡大荡密布。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荒田，长着密密匝匝的芦苇。紧靠庄子是一大片水域，散落着若干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垛子，像荷叶飘浮其上，从高处看，又像一个一个青螺。这种地貌的形成，是先祖们开荒垦地的遗存。早先，这儿是一片滩涂，是一块泥沙冲积而成的湿地，长满了荒草，人迹罕至。后来，不知哪个朝代，来了一批逃难的人，为了生存繁衍，他们择地而居，开荒种植。为了防止水患，他们挖土高筑，做成了庄基建房子，做成了垛子种五谷杂粮，而被取了土的地方，自然低洼下去，小的便成了塘，大的便成了荡，后来，将塘和荡疏通连接，又形成了无数的河沟。这样的格局，对水乡人来说，既方便了生活，也方便了生产。

垛子一般都不大,最大的也就是几分地。上了亩的,那就不叫垛子,而叫田了。蒋庄的田有熟、荒之分,熟田在庄子西边,大片大片的,几十亩的,上百亩的,用圩子围着,各冠其名,有叫张家圩子的,有叫余家圩子的,等等,按以前田产主家的姓氏来叫。主要种植水稻,一年一季,前几年实行沅改旱后,一年两季,冬季种麦子,夏季长水稻,还有套种花草做肥料的。庄东的荒田是连成一片的,一年四季长芦苇,自生自长,只有到了冬天,人们才撑船下荒田收割芦苇。熟田也好,荒田也罢,现在归大集体了,只有那些分散的垛子,按政策分给社员做自留地,各家各户长些瓜果蔬菜、五谷杂粮,以补充生产队所分口粮的不足。

永锁家的自留地在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垛子上,自留地是按人口分的,他家也就是分把地,与另外两户人家合着一个垛子。平时,生产队里没闲人,各家也只是利用早晚工余时间上垛子伺弄一阵子,种些时令蔬菜,如青菜、韭菜、茄子、胡椒、小瓜、冬瓜等,还有杂粮,如南瓜、山芋、萝卜、玉米、高粱等。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永锁对自留地并不关心,也不感兴趣,不过,自留地上有一些乐趣,对他还是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夏天长的小瓜。小瓜是统称,分一下类,品种有水瓜、香瓜、梢瓜、菜瓜,还有一种瓜叫撕皮烂的,形状像香瓜,但比香瓜大,皮色淡黄,有些不规则的花纹,结熟了,可以将皮撕掉,肉是烂的,像熟透了的香蕉,吃在嘴里粉粉的,香味比较淡,最受牙齿不好的老太太们的青睐。永锁最喜爱的是水瓜和香瓜,前两年,常常自个儿偷偷地到垛子上吃个饱。永锁知道,现在小瓜才放头牵藤,花也才开,还不到吃瓜的时候。但对永锁来说,垛子上还有其他乐趣,比如说钓鱼,带把鱼钩去,就地取材,逮青虫子做饵,可以钓到许多鱼参子鱼。还可以找甲鱼蛋,运气好的话,发现一个窝,掏出十个八个的也说不准。有一回,他在河坎子上找到一个窝,扒开虚松的土一看,白花花的耀眼,一下子捡了十一只蛋,至今想起来,心里还乐滋滋的。即使不做什么,单独坐在垛子上,伴着蓝天白云,看着河水静静地流淌,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打挺,鸟儿在不远处的树上啁啾,四周的虫鸣如潮似涌,裹挟了天地间的一切,便可获得几分陶醉,心境随之宁静起来,倒也非常惬意。

隔河千里远。到垛上去,没有船是不行的。永锁去庄东河边找船,巷上有几个老年妇女,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择菜,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一一应着。来到河边,一条船也没有,正犯难时,见东南河角拐弯处闪出一条小船

来，撑船的是一位姑娘，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小兰。他喜出望外，高声喊道：“小兰，你去哪儿呀？”

小兰听到有人喊，停下手中的篙子，转过头来，见是永锁，忙问道：“永锁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

“你要上垛子吗？”见永锁手中拿着镰刀，小兰问道。

“是呀，到自留地上割点韭菜。”永锁扬了扬手中的镰刀说，“可是，河边没有船。你干什么去呀？”

小兰高兴地说：“正巧呢，我也到垛上去，我带你去吧！”说着，用篙子使劲一拨，小船的头就掉了过来，又连撑了两篙子，小船就箭一般地飞了过来。

永锁跨上了船，冲小兰笑了笑说：“让我来撑吧！”

小兰咯咯一笑，说：“我又不收你的钱，你客气什么。你坐稳了就阿弥陀佛了。”

永锁坐下了，就拿眼瞧小兰。小兰皮色不错，尽管成天下田干活，风吹日晒，但脸并不见黑，与吕爱武比起来，白中带点酱红，像瓷器般光泽，有种野玫瑰的韵致。脸是蟹壳形的，眼睛大大的，天真无邪，像一泓秋水，清亮纯洁，没有一线杂质。小兰穿着短袖衫子，是用靛蓝染成的夏布做的。当时妇女都穿这样的衣服，因为这种布是用麻丝织成的，密度不高，很透气，穿着凉快；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布经济，才几角钱一尺，比洋布、咔叽呀什么的便宜多了。手头没钱，穷讲究不起来，只好买便宜的穿。小兰与永锁同岁，也属兔，生日小些，是冬月里生的，永锁是四月里生的。女大十八变，十七岁的姑娘已经开始了变化。永锁就觉得小兰比以前好看了许多，尤其胸部凸显了出来，身材有了线条，很柔和，给人灵动的感觉。小兰提篙子的时候，双手高举，正发育着的双乳便蓬蓬勃勃地勾勒出来。尽管夏布衫子胸前部分是双重的，但由于撑船时上下变动幅度大，时不时地总有实质性的内容显露出来。永锁眼光有些慌乱，不敢去看，但又经不住那里的诱惑，像狗子面临一根香喷喷的骨头似的，纵然有人赶，还是舍不得离开，总要瞅机会上前去咬。看着看着，永锁就想起了夜里的梦，一时心猿意马坐立不安起来，脸上也臊臊地发热。

小兰见永锁眼神怪怪的样子，以为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妥，便局促不安地转着身子，上下左右地打量，当没发现什么异常时，便佯嗔道：“你这样看我干吗？叫人家怪不好意思的。”

永锁忙别过脸向别处看去。河面上无风无浪,有些薄薄的雾像轻烟似的在阳光中袅来袅去,若有若无,飘忽不定。垛子的倒影,墨绿墨绿的,像漫洒在毛玻璃上的蓝墨水。突然,“扑嗤”一声,一条不小的鱼在不远处打挺,漾起了一层层漪涟,河面顿时闪闪烁烁起来,像随风飘动的绸缎。永锁内心也像那河水似的,一漾一漾的,漾得六神无主。他无法直面小兰,便作百无聊赖状,伸出手去舀水,一边舀,一边撩,把水弄得哗哗地响。

小兰觉得好玩,便笑。永锁听到笑声,转过脸来,见小兰一双亮亮的眼睛电筒似的照着自己,便下意识地合拢了双腿,同时又抽回舀水的手,在裤头的裆部作不经意的掩饰。他心里慌慌的,就像小偷被人发现了马脚似的。

小兰见永锁手足无措的样子,觉得好玩,不禁咯咯咯地笑起来,小船应着她的笑声,一晃一晃的,抖起一河波纹。

永锁耳根都热了,不敢拿正眼瞧小兰,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愣在那儿傻傻地笑。

小兰是个聪明的姑娘,她打从小就跟永锁一起玩,熟悉永锁的脾性,一看他的眼神,就能知道是喜了还是恼了。她见永锁显得尴尬的样子,就收敛住了笑。她直觉出永锁今儿有心事,尽管他的表情像隐在水里的水草,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会是什么心事呢?她猜不透,也不好造次去问,便埋头撑起船来。哗——哗——小船像一条打挺的鱼,直向前蹿去。

小兰家的自留地比永锁家的远些,送永锁上垛子要弯一个好长的小河沟。小兰盘划了一下,与其把永锁丢在那儿,还不如等他割好韭菜一道走,这样省事得多,也快当得多。征求永锁意见,永锁连连点头,说再好不过。其实,他也是这样想的。这不仅仅是顾着小兰,让小兰少撑点船,更重要的原因,他想跟小兰在一起多待会儿。此时此刻,他十分想有个人陪他,说说话什么的,他心里有许多委屈,需要倾诉,需要人来理解,而小兰则是最合适不过的对象了。

到了永锁家的自留地,小兰拢好船,两人上了岸。这个垛子大概二分多地,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四面环水,施肥浇水很方便。永锁家的那一块紧

靠北河浜，种着瓜瓠茄儿，根据品种分割成好几块，有绿的，有青的，有黄的，还有红的，像一块拼凑起来的破渔网晾晒在垛子上。永锁拿着镰刀向韭菜地走去，韭菜地有学校跳远的沙坑般大。母亲勤快，伺弄得好，韭菜长得旺旺的，一茬一茬地割，管家里正常食用。小兰在垛子上转了转，来到永锁面前，见永锁笨手笨脚的样子，“嗤”地一笑道：“到底是个洋学生，有像你这样割韭菜的吗？让我来吧！”说着便从永锁手里拿过镰刀，嚓嚓嚓地割起来，那手法就像读书人在娴熟地翻动书页。

一会儿工夫，韭菜就割好了。小兰说：“永锁，小瓜正在放藤，不浇水花开不旺。这几天没下雨，队里活儿又忙，你妈顾不过来了。我船上有水桶，把瓜水浇一下，省得你妈再来浇了。”

永锁便上船拿了桶，提了水来。小兰接过水桶，一边浇水一边说：“瞧，这水瓜有大拇指大了，要不了半个月就能摘了。”

永锁伸过头去，挨着瓜藤找，在密密的叶丛中发现了一个勺子柄大的梢瓜，便惊喜道：“这个更大，我看要不了一星期就能吃了。”

小兰便笑道：“你呀，恨不能现在就摘了吃。烧虾等不到红，馋猫似的。”

永锁反唇相讥：“你呢？你不馋？你忘了以前？大哥不说二哥，两个哥哥差不多。”

说笑间，瓜水也就浇完了。

上了船，永锁抓过篙子说：“让我来撑吧。”小兰笑了笑，就坐在船头看永锁撑。河道窄小，撑船使不上劲，永锁稳不住船，不是碰了左边，就是撞了右边，一次差点撞翻了船，溅了小兰一身的水。两人对视，不禁哈哈大笑。

小兰家的自留地紧挨着荒滩，是后来开挖出来的新垛子。新垛子土是荒的，最初几年不宜长精细一点的蔬菜，就种植五谷杂粮，长南瓜、山芋，种黄豆、玉米、高粱，都是些懒庄稼，除了早时浇浇水，闲时薅薅草，还有南瓜套套瓜纽，基本上是不用料理的。小兰今天上垛子，主要给南瓜套瓜纽，顺带为山芋、黄豆薅薅草。

上了垛子，小兰吩咐永锁：“草就不要你薅了，你替我去把瓜纽套一下吧！”

永锁家自留地上没有长过南瓜，虽然听说过南瓜套瓜纽的事，但没有做过，所以他有点不明就里，便问：“瓜纽怎么套呀？”

小兰盯了他一眼，打趣道：“套瓜纽都不会，变成了城里人了。来，我

教你。”

永锁跟在小兰后面，过山芋地，趟黄豆地。太阳升高了，玉米、高粱叶子上的露水已经被阳光舔得差不多了，拂在脸上臂上润润的，有种凉爽的感觉。来到了南瓜地，只见长着蒲扇般叶子的藤顺着同一个方向爬满了一地，一条条藤蔓的顶梢像蛇头一样向上抬着，并伸出几根长长的须子，大象鼻子似的像要去卷什么东西。许多花，鲜黄鲜黄的，像正在吹着的喇叭，有的大大咧咧地朝着天吹，有的羞羞答答地躲在叶子下面吹，一派喜庆的样子。

小兰走到南瓜藤蔓的根处，掐了一枝竖立着的花，举到永锁面前说：“这是一朵公花。”

永锁一听乐了，便好奇地问：“难道还有母的不成？”

“自然有啦。”小兰向前走了两步，扒开几片叶子，对永锁说，“你来看，这就是母花。母花根子上是有瓜纽的。”

永锁移眼过去，果然看到那花下面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青色的瓜纽，但他还有点不明白，这花乍一看，与小兰掐下来的那朵别无二致，怎就是母花了呢？

“你看着。”小兰剥去手上那花的花瓣，那花瓣虽呈五角星状，但是整体连着，剥下来便成了一片。小兰丢掉花瓣，手中抓着的花蕊，嫩黄嫩黄的，像一根小棒棒，上面还粘着粉状的东西，呈金黄色，她晃了晃说：“你来看看，套瓜纽，就是把这个东西放进母花花心当中。懂吗？”说着就将那东西插进母花里去了。

小兰薅草去了。永锁走近小兰套过了的母花处，低下头想看个明白，好来个依葫芦画瓢。他这才看到母花的花蕊与公花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四个蟹爪似的蕊组合成的，中间部分是一个空穴，小兰刚才套上的那个公花蕊正好插在空穴处。看到这一情景，永锁一下子就想到了梦中的事，人也就痴了，愣在那里半天挪不开步。

“永锁哥，你在看什么西洋景儿呀？”见永锁站在原地不动身，小兰感到奇怪，便笑着问了一声。

永锁心里虚虚的，忙拿话掩饰：“没什么，没什么。我看到了一只毛虫子，挺好玩的。”

“你呀，真不像是我们农村人了，见了毛虫子也感到新鲜。”小兰用揶揄的口吻说。接着又顺口叮嘱了一句，“你要好好地套，套不好是结不出好瓜